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隐蔽



出版传媒集团
文艺出版社
CUL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隐 蔽

吕
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蔽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436-8

I. ①隐…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918号

书名: 隐蔽
著者: 吕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关志英

项目统筹: 马 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59千字

印张: 7.2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36-8

定价: 36.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001 隐蔽

048 黄花

111 夜晚的顺序

149 瓦蓝

222 编后记

隐蔽

——

今年冬天，长期在黄村秘密养伤的曾小林排长病情恶化，突然身亡。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使这个消息封锁了三天。大雪隔断了通往黄村的一切道路，茫茫的雪野上行人寥寥无几。

突如其来的这场大雪使黄村的男女老幼在喜出望外之余感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寒冷的积雪仿佛一场噩梦，寂静的街上连那些不安分的孩子也很少出现，村口的路上和田野里看不到在雪天里捕鸟的人。

九营营长郭锐得到曾小林的死讯是在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其时，郭锐带着卫兵陈小轩正向一片收割过后的玉米地里走去。有几只乌鸦在那里觅食，周围一片寂静。

夜里，踏着满地惨淡的月光，陈小轩在通往黄村的一条路上疾走如飞。即将归乡的喜悦心情使他被沿途的积雪几次滑倒。

马连泰把陈霞的衣服从房门上取下来，扔到陈霞的面前。马连泰用手指着陈霞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受着你们的蒙蔽。”

“这事能怪我吗？要怪你的想象不切实际，一文不值。”陈霞说着，瞟了一眼那条黑色的裤子，寒冷使她脸色苍白发青，并忘记了裸露带来的耻辱。她短暂而匆忙地注视了一下马连泰的那张脸，目光移向窗口。那边，高而窄的窗户上，一种炽烈的光线白得耀眼。陈霞判断着现在的时间，她不知道这是一天中的午后还是黎明，窗口上涂抹着的那种白炽的光线像一道飘起的马尾一样刺酸了她的眼睛。她又看了一眼马连泰，那一位的脸上愁云密布，心事满腹，毫无倦意。陈霞此时突然感到自己对时光有了一种崭新而粗浅的认识。她听到了一种声音：有人在外面走动。

多年来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想象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粉碎性的毁灭。打击来自事情的真相，真相使他绝望而心灰意冷，他无所事事地站在陈霞的对面，仿佛裸露的是他自己。他看到陈霞的耳后有一颗麦粒大小的黑痣，不禁吃了一惊。以前好像从未见过，难道是一天之内突然长出来的？他思索着，却又感到精力难以集中，心里乱糟糟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理清头绪。后来，他的脸上浮出一线笑容。他对陈霞说：

“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出来了。”

有一张脸在门外向里面窥探，马连泰咳嗽了一声。那张脸不见了。

昨天晚上，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悄无声息地覆盖了黄村的所有房屋和每一条街道，夜晚的寒气仿佛一个无孔不入的桃

色消息，四处扩散，随意渗漏，村中一片晦暗，所有的树木以及山墙都被装饰得难以辨认。提前入睡的马连泰不断从梦中听到那种吱吱扭扭的踩雪的声音，神色匆匆的人和无所事事的人都会在雪地上踩出那样的声音。马连泰频繁而情不自禁地咬着牙，他们乱纷纷的踩雪声音使他的牙根奇痒而酸困，有如他平日焦急上火的那种征兆。他不明白他们在外边干什么，他觉得在雪地里几乎没有什么好干的事情。早晨起来，马连泰推开窗户，看到院中的几棵梨树披挂着昨夜的积雪，所有的枝丫看上去都又白又胖，如同几棵人工制作的假树。“丰年好大雪”，马连泰注视着对面的一道积雪的屋脊，在窗前自言自语。早晨雪霁后的空气使他感到很舒服。

院中几条青砖的甬道已被早起的人扫开。有人正在井边提水，饮马。

小翠端着一盆衣服向水房那边走去。路过窗外，小翠忽然看见了站在窗户里面独自出神的马连泰。马连泰的那张睡眠不足的脸使她端着洗衣盆轻轻地跑起来。

马连泰叫住了她（他感到有一片类似手帕一样的东西从自己的眼前轻轻飘过）。马连泰对小翠说：“天生的贱骨头，我又没有骂你，好好的路不走，你瞎跑什么。”

小翠在窗前停住，院墙上白色的积雪使她眼前一阵发黑。她把洗衣盆抱在胸前，耳边听到马连泰又在问她：

“你穿得太少，你不冷吗？”

“我不冷。”

小翠说着，忽然又想起什么，刚想张嘴，又立即低下了头。马连泰看到了她的表情。马连泰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小翠说：“老爷，三少爷昨天夜里又尿炕了。”她向东边望了一下。

那边，有人晾出两张被褥。

马连泰皱了一下眉头，这消息日复一日地磨蚀着他的耐心。他看了一下眼前的这个身材单薄的女孩子，一丝不快涌上他的面额。他说：“这也值得炫耀吗？你们为什么不叫醒他？你们是不是都梦周公去了？”

小翠说：“我一直守在他的屋里，叫了，我叫了他三次，三少爷嫌冷，不离开被窝。”

马连泰说：“为什么不生火？”

小翠说：“家里没烧的了，每个人的房里只给一块炭，剩下的都放在厨房里，首先得保证厨房里用火，保证有饭吃。”

又是一个使他不快的消息。马连泰在窗前站得时间久了，现在忽然感到身上有些发冷。他说：“让老赵来见我。”

小翠提醒道：“老爷您忘了吗，他们套着马车出去买炭了。这几天我们都盼着马车回来，我每天都梦见我们的马车在路上飞跑。”

马连泰想起了马车出发前的那个早晨。老赵说多则一天，少则半天就回来了。三辆马车停在街门口，远处不时有零星的枪声传来。枪声来自那些山上和树丛里，但那些地方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天色异常阴晦低暗，快下雪了。他们都希望能够提前回来，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而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天了，三辆马车一直杳无音讯，连一个回来报信的人都没有。马连泰想起那天早晨，对面屋脊上的一只喜鹊虎视眈眈地盯着街门外三辆整装待发的马车。老赵一边系腰带，一边从院里走出来。车夫们都在往各自的口袋里装烟丝。老赵抬起头仰望着阴

暗的天空，对忧心忡忡的马连泰说，苍天有眼，我们很快就能弄回过冬的炭来。一名车夫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鞭子，对面屋顶上那只喜鹊被惊起后又慢慢落下。黄村的许多房屋上都望不见往日里那种笔直上升的炊烟。

雪后的第一个早晨，马连泰得到了曾小林排长猝死的消息。

小翠在马连泰复杂的视线里轻轻地向水房那边走去。马连泰感到自己的手心有些发烫，两只眼睛不停地跳来跳去。他在用盐水漱口之时，粗暴地用手揉搓着两只眼睛，希望能结束那种令人不安的跳动。他的猛烈的动作获得了一种暂时的宁静，粗暴方式所带来的结果使他满意，他想起了神鬼怕恶人那句老话。他走进东边的一间房子里，陈霞已经醒了，正在梳头，她的身体瑟瑟发抖。

马连泰对陈霞说：“下雪了。吃完饭你就回去吧。”

马连泰带来的这个消息让陈霞的心里也渐渐地安定了下来，她终于明白那个窗口为什么那么晃眼了。这个过程中，她听到马连泰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一样对她说，我不知道你的腿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些痕迹。她说，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也不只是你，所有的人，每个人所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自己熟悉的那一点点。

马连泰若有所悟地唔了一声，他感到喉咙里有一个坚硬的东西阻挡着他的声音。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真是与自己家里的那些女人大大不同，那些女人一个个都是猪脑子，黑白不分，轻重不懂，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而陈霞却不是。可现在，当陈霞的极其平常的身体呈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突然滋生出一种被人釜底抽薪的感觉，仿佛珍藏多年的一颗珠子到头来

只是一块硌手的石头。他就是为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的秘密而兴致勃勃地活着的。每当有一种真相由于某种原因而呈现出来后，他都会在震惊之余涌起一种深深的绝望。一个又一个的秘密的破译，常常使他心如死灰，索然无味。许多个夜晚，他不止一次地在梦中、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看到一些生活中的破绽和纰漏，看到一些其实什么也不是的秘密，许多类似的场景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睡眠和前程。

现在，陈霞穿好了衣服，脸上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神色。厨房里一名帮灶的女人送来一碗饭。陈霞在吃饭的过程中询问马连泰捐粮的数目。她所在的学校在飞机阴影的笼罩下早已坍塌为一片废墟，学生如一群受惊的麻雀一样四散而去，不少人每天上山砍柴。

“五斗吧。五斗不算少了。”马连泰说。陈霞抬起头看着他，一双竹筷交叉在手中。马连泰说：“其实我损失得最多，飞机炸死了我的三头耕牛，去年又歉收……”

陈霞说：“用不了多久，郭营长他们就会回来的，我要告诉他们你都干了些什么。妇女主任……我的话……”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对你怎么样呢？十斗，十斗……够我们全家老小吃一年的。”马连泰心不在焉地说道。他正看着陈霞吃饭，她的粉红色的舌头在嘴里缓慢地徘徊，偶尔出没一下。眼前的情形使他很想呼喊一声。

“自从听到曾排长猝死的消息后，你就魂不守舍。”陈霞说。

“别胡说！”马连泰急忙打断陈霞的话，他发现自己的面颊异常潮湿，他的眼前展开一幅湿漉漉的画面。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变得泥泞而坎坷。“他死活与我有何瓜葛，我牵挂的是我

的马车，三天过去了……没一点……线索……一个人都没回来。”

“擦擦吧，你的鼻子上都是汗。”陈霞说着，将一块手帕扔过去。马连泰伸开两臂用一种十分笨拙的姿势去迎接飞来的手帕，但没有接住。手帕落到了地上，他俯身捡起来，发出一阵艰难的喘息。

陈霞的话使他仿佛在一瞬之间迷失了方向。现在想起来，长流水村的郭进财已死去很久了。不长眼的、贪财的郭进财，在几个月之前派人打死了一位长途贩运黄布和纽扣的人，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路西区的一位供应科长。不久，有一部分人在八月十五的夜晚割掉了郭进财的舌头（郭进财那天晚上正在院里开心地赏月）。事发之后，马连泰暗中派人带着礼品前去探望逢遭不测的郭进财。派去的人回来告诉马连泰说，郭进财每天在家里哼哼呀呀，四处乱蹦，嘴里不时发出一种呜呜的声音，什么意思都表述不清，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哑巴。又过了不久，郭进财忽然心血来潮，启封了一缸多年以前的窖酒，他兴致勃勃地拿着一只碗盛酒喝的时候，竟然头重脚轻地栽进了酒缸里。强劲的酒力使他的尸体变得又红又肿，弥漫的酒气引来了众多背井离乡的乞丐和逃荒者。

陈霞吃过饭，向外面走的时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衣服。马连泰突然像一个孩子一样躲到她的身后，一手拽着她的衣襟，说：

“等等，我还想对你说……”

“什么？”

“曾排长的确不是我弄死的。”

昨夜的一连串诡异的梦境在王儒看来并非偶然，它至少昭示着一种时远时近的灾难。早晨起来，王儒感到浑身酸痛，四肢倦怠，仿佛卖了一夜的力气。梦境里的内容执拗而冥顽，不容分说，有一种强词夺理的意味，使王儒感到一种极度的愤慨。早晨醒来，尽管有关的那些细节已纷纷剥落、褪浅，王儒仍感到胸内十分憋闷。窗前雪地上的白色反光透进屋里，使他误以为自己睡过了头。

王儒从家里出来，看到了白茫茫的冬日的黄村景象，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使他在这个早晨感到无比惊喜，昨夜的那场不通情理的梦魇正在渐渐远去。他走出大门，注视着南边一带沉睡的田野，白色的积雪覆盖了往日里一切的喧嚣和不安。街对面一位早起的妇女正在墙边的水道旁低头倾倒便盆，她抬起头看到早起的王儒后，脸上忽然飞起两朵红云。王儒摇摇头，向一旁走去。这是他早晨以来遇见的第一张脸。

第一张脸是笑脸。——这最初的情形使他感到愉快。他吐出一团白气。

远处有一个背柴的人走来，看上去如一只展翅低飞的黑鸟。

王儒向寂静的村口慢慢走去，积雪在他的脚下发出阵阵吱吱的羞羞答答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王儒望见了村中坍塌后的学堂，现在只剩下几道断墙了，从前支撑着学堂的最后一根圆柱十分刺眼地耸立在他的视线里，给他留下一种不合时宜的印象。村中多数的房屋都紧闭着门窗，有的门前倾倒出一堆堆

黑色的药渣。在村口，预料之中的那种缭乱的车辙和人迹都没有出现。王儒清晰无比地看到所有通往黄村的路都消逝不见了。

王儒的眼睛难以适应早晨的阳光和积雪，他感到眼前布满了无数形状各异的重影，他在村口的雪地上匆匆忙忙、敷衍了事地活动了一下肿胀的腿脚，有一种无形的东西使他难以像往日那样专心致志地一直练到早炊结束之后。他不断挥手驱赶着呈现在眼前的那种缭乱的重影，可重影越来越多，且迸发出某种金色的火星。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稳住自己的身体，脑子里固执而反复地转动着回家的念头。我要回家，我该回家了。王儒这样想着，开始急急忙忙地向村中走去。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的手上和身上沾满了早晨的雪。

我这是怎么了？好像后面有鬼催着。我这样慌不择路地赶回去究竟想干什么？家里有什么？家里什么也没有。

王儒的腿陷在村口几寸厚的雪中，他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进退两难，举步维艰。远处一棵树上的积雪被突然震落下来，变得像一场弥天的大雾。适才的那种草草收兵、半途而废的晨练使他感到无比心虚，那种可恶的重影像无数嗜血的蚊虫一样萦绕在他的四周。

这样的天气，路上一个人也没有，难道我不该回家去吗？

王儒闭着眼睛，想起了家中一层层蒙满了积雪的青石台阶，几件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庞大而笨重的家具，屋内潮湿的砖地像雨前阴暗的天空……炉火……缺角的砚台……书声琅琅的清晨……滑翔的飞机像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耳语，猛烈而又冗长，所有的梁木与出口在一瞬之间突然回黄转绿，直至最后完全发黑。那是他晚年里渐渐呈现于世的重重斑点，褐色的斑

点，夜夜提醒他步履蹒跚。打击来自视线，来自飘动的书页，被血喂肥的野狗，被血染红的石头，夕阳下来自手掌中的阴影越来越重，辽阔而无边……门洞里的呐喊……坚挺的小腹……不堪一击的小腹……她的苍白的脚趾……谁在里面……天色是在午后开始阴晦的，街上只有少数人走动的午后……少数的人……飘扬在村口和墙上的绳索，寒冷使他缩回了头，缩回到几十年以前。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正在仰望着早晨的天空，太阳的四周有一道绿色的光圈，如同一带柔软的迎风起舞的青草。这时，他听到寂静的村中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和辘辘滚动的急促的声音，黄村所有高矮不齐的房屋和树木全都披挂着绿色的积雪。遥望熟悉的村庄，王儒抬起冰凉的衣袖拭去了眼中的点点泪水，他对这种不知不觉中出现的泪水感到惊讶。大清早起来，他居然平白无故地流出了眼泪，这才真叫匪夷所思。这种变化使他感到无奈而好笑。

王儒的身体慢慢地向村中移动，如同在消磨时光。对面一个早起的人向王儒打了一个招呼。王儒点点头，抬了一下胳膊。那个人是个驼背，他朝王儒扬起一只手，他的身影在雪地上如同一棵低矮的弯曲而年久的桃树，黑黑的。转过几座盖着雪的房屋之后，王儒来到一条僻静的街上。街两边灰色的房子很多，但临街的门只有一两扇。一只风铃的声音在低低回荡。王儒是从西边过来的，他看见马连泰站在自家大门口向东面张望。马连泰戴着一对毛茸茸的兔皮护耳，两手笼在袖筒里。王儒吱吱扭扭的踩雪的声音惊动了马连泰。马连泰回过头，王儒已走近。马连泰说，早。王儒点点头，早。王儒听到马连泰灰砖的院子里传来一阵铁锹和扫帚的声音，里面正在扫雪。

“真冷呀。”王儒对马连泰说。

“谁说不是，这种天气，连鬼都不愿意出门，”马连泰说着，伸手向西边一指，“我能去那里弄死曾排长吗？”

王儒一惊，“怎么，听到什么说法了吗？”

马连泰说：“我知道人们都会那么想，我能不让他们那么想吗？我怎么敢弄死他，谁不知道九营的人一个个都六亲不认。”

王儒说：“你想得太多了，我从未听说过这事与你有关。”

马连泰说：“我没办法不想，这事情让我吃不香睡不着。”

一个矮小的男人提着一把扫帚从里面出来，说：“铲起来的雪要倒到哪里去？”

马连泰伸手指着自己的一根眉毛，说：“这儿，倒进我的眼睛里来。”

矮个男人像挨蜇似的逃回院子里去，王儒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院子里传出一阵争吵声。马连泰向王儒询问学校的情况，王儒垂下眼睛。浮在门楼上的白雪使他感到很刺眼。谈论已沦为废墟的学堂王儒感到伤神，他只向马连泰提起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学堂里的女教师陈霞已经有好几天没有露面了。

“没有，她刚从这里走过去，看样子她很冷。”马连泰说。

“什么？你看见她了？”王儒说。

“是的，我还与她打了招呼。”

“这么大的雪，冷天……她是从哪里出来的呢？”王儒望着马连泰，又向街两边看看。“我在村口连一个脚印都没有看见。”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古怪，比如我，”马连泰说，“我从来没有杀人的念头，可人们都说我弄死了曾排长，他的确不是我弄死的。当着这么白的雪，我绝不敢胡说一句。”

“谁在这么说？”王儒说。

“这会儿她说说不定已经到家了。”马连泰说着，把一只手重新缩回袖筒里。

“她跟你说了什么？”王儒说。

“没有。我一共见过他两次。”马连泰的脸红了一下，“我真的从没有过那种念头，弄死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不，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我活了四五十岁，连这个都不懂吗？我懂。”

“我以为她出事了。”王儒说。

“是的，他死了，可是我永远也洗刷不清了，我真难受。”马连泰说。

王儒向东边走去。街上有一串脚印，王儒一边辨认着，一边追寻着向前走去。闪着亮光的积雪使他无法大步流星，只能慢慢地走，小心翼翼地走。马连泰在后面大声对他说：“你得相信我，曾排长的确不是我弄死的。”

“我谁也不信。”王儒低声对自己说。他不断地伸手揉着自己的眼眶。在这个冬天的清冷的早晨，他无比惊愕地发现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看什么都是绿的。

三

中午。

马连泰在家人的劝说下，勉强喝了几口清汤，他不想吃饭。最初他连汤都不想喝，厨房里的灶火一直没有熄灭，放凉了汤热了一遍又一遍。出于对炭的珍惜，他让厨房灭了火。之后，他独自坐在屋檐下发呆，不肯回去睡觉。不久，一种声音惊动了他。

“什么声音？”马连泰睁开眼说道。

“好像是马蹄声。”小翠说。

“九营来人了，来勾我的魂。”马连泰东倒西歪地站起来，小翠过去扶住他。小翠感到他的身体异常沉重，又潮湿不堪。马连泰说：“他们也以为是我弄死了曾排长，否则，他们不会在大雪天派人来。”他用力推了小翠一下，“去，看看，是不是他们来了。”

小翠走过去开门，马连泰在失去扶助后突然像一只口袋一样沉闷地栽倒在院子里。小翠看了一下，打开了街门。

外面，一个身穿黑色山羊皮衣的人以一种十分荒唐的姿势从马背上滚落下来。

午后的积雪回黄转绿。

在王儒关注而疲惫的视线里，小学教员陈霞的面容呈现出一种微微的绿意。陈霞垂着眼睛，她的身体在衣服里颤抖。陈霞的这种样子使王儒感到很不舒服，异常失望。有很长一段时间，王儒不再去关注陈霞的脸，他把自己的一只手举到眼前一遍一遍地仔细端详着。王儒发现自己的手像一件饱经沧桑四处流失的玉器，在翠绿色的表面光泽下蕴藏着一种积淀已久的黑色的成分。它从一个人的手中流落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历经了众多的地方，更换过无数的主人，现在属他所有。王儒很难想象它再度流失时的情形。“目前，我是它的主人。”他忐忑不安地将它缩到袖筒里，又小心翼翼地露出一点点来看看，仿佛被他藏在袖筒里的是一只随时都会振翅欲飞的翠鸟。

“不行，这是我的。”王儒突然将想象中的流失事件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喊声惊动了坐在一旁的陈霞。陈霞抬起头，看着王儒。陈霞迷惑不解地说：“什么？”